舊五代史

一

百衲本二十四史

舊五代史

四部叢刊史部

上海涵芬樓影印吳興劉氏嘉業堂刻原輯永樂大典有注本

多羅質郡王臣永瑢等謹

奏爲舊五代史編次成書恭呈

御覽事臣等伏案薛居正等所修五代史原由官撰成

自宋初以一百五十卷之書括八姓十三主之事

具有本末可爲鑒觀雖値一時風會之衰體格尙

沿於冗弱而垂千古廢興之迹異同足備夫參稽

故以楊大年之淹通司馬光之精確無不資其賅

貫據以編摩求諸列朝正史之間寔亦劉昫舊書

之比乃徵唐事者並傳天福之本而考五代者惟

行歐陽之書致此逸文寖成墜簡閱沉淪之已久

信顯晦之有時欽惟我
皇上紹繹前聞網羅羣典
發秘書而讐校廣四庫之儲藏欣覩遺篇因裒散帙首
尾畧備篇目可尋經呵護以偶存知表章之有待
非當
聖世曷闡成編臣等謹率同總纂官右春坊右庶子臣
陸錫熊翰林院侍讀臣紀昀纂修官編修臣邵晉
涵等按代分排隨文勘訂彙諸家以蒐其放失臚
衆說以補其闕殘復爲完書可以繕寫竊惟五季
雖屬閏朝文獻足徵治忽宜監有薛史以綜事蹟

之備有歐史以昭筆削之嚴相輔而行偏廢不可
幸遭逢乎
盛際得煥發其幽光所裨寔多先睹爲快臣等已將永
樂大典所錄舊五代史依目編輯勒一百五十卷
謹分裝五十八册各加考證粘籤進
呈敬請刊諸
祕殿頒在學官搜散佚於七百餘年廣體裁於二十
三史著名山之錄允宜傳播於人間儲
乙夜之觀冀稟折衷於
睿鑒惟慚疎陋伏候

指揮謹

奏

乾隆四十年七月

多　羅　質　郡　王　臣永瑢

經筵日講起居注官武英殿大學士臣舒赫德

經筵日講起居注官文華殿大學士臣于敏中

工部尚書和碩額駙一等忠勇公臣福隆安

經筵講官協辦大學士吏部尚　書臣程景伊

經　筵　講　官　戶　部　尚　書臣王際華

經　筵　講　官　禮　部　尚　書臣蔡　新

經筵講官兵部尚書臣嵇璜

經筵講官刑部尚書仍兼戸部侍郎臣英廉

都察院左都御史臣張若溎

經筵講官吏部左侍郎臣曹秀先

戸部右侍郎臣金簡

舊五代史一百五十卷目錄二卷

臣等謹按舊五代史一百五十卷併目錄二卷宋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薛居正等撰考晁公武讀書志云開寶中詔修梁唐晉漢周書盧多遜扈蒙張澹李昉劉兼李穆李九齡同修宰相薛居正等監修玉海引中興書目云開寶六年四月戊申詔修五代史七年閏十月甲子書成凡百五十卷目錄二卷爲紀六十一志十二傳七十七多據累朝實錄

及范質五代通錄爲稿本其後歐陽修別撰五代史記七十五卷藏於家修歿後官爲刊印學者始不專習薛史然二書猶並行於世至金章宗泰和七年詔學官止用歐陽史於是薛史遂微元明以來罕有援引其書者傳本亦漸就湮沒惟明內府有之見於文淵閣書目故永樂大典多載其文然割裂淆亂已非居正等篇第之舊恭逢

聖朝右文稽古網羅放佚零縑斷簡皆次第編摩臣等

謹就永樂大典各韻中所引薛史甄錄條繫

排纂先後檢其篇第尙得十之八九又考宋人書之徵引薛史者每條采錄以補其闕遂得依原書卷數勒成一編晦而復彰散而復聚殆實有神物呵護以待時而出者遭逢之幸洵非偶然也歐陽修文章遠出居正等上其筆削體例亦特謹嚴然自宋時論二史者即互有所主司馬光作通鑑胡三省作通鑑注皆專據薛史而不取歐史沈括洪邁王應麟輩爲一代博洽之士其所著述於薛歐二史亦多兼採而未嘗有所軒輊蓋修所作皆

刋削舊史之文意主斷制不肯以紀載叢碎自貶其體故其詞極工而於情事或不能詳備至居正等奉詔撰述本在宋初其時秉筆之臣尙多逮事五代見聞較近紀傳皆首尾完具可以徵信故異同所在較核事迹往往以此書爲長雖其文體平弱不免敘次煩冗之病而遺文瑣事反藉以獲傳寔足爲考古者參稽之助又歐史止述司天職方二考而諸志俱闕凡禮樂職官之制度選舉刑法之沿革上承唐典下開宋制者一概無徵亦不

及薛史諸志爲有裨於文獻蓋二書繁簡各
有體裁學識兼資難於偏廢昔修與宋祁所
撰新唐書事增文省足以括劉昫舊書而昫
書仰荷
皇上表章今仍得列于正史況是書文雖不及歐史而
事迹較備又何可使隱沒不彰哉謹考次舊
文釐爲梁書二十四卷唐書五十卷晉書二
十四卷漢書十一卷周書二十二卷世襲列
傳二卷僭僞列傳三卷外國列傳二卷志十
二卷共一百五十卷別爲目錄二卷而蒐羅

排纂之意則著於凡例具列如左乾隆四十
年七月恭校上

總纂官庶子臣陸錫熊
侍讀臣紀　昀
纂修官編修臣邵晉涵

編定舊五代史凡例

一薛史原書體例不可得見今考其諸臣列傳多云事見某書或云某書有傳知其於梁唐晉漢周斷代爲書如陳壽三國志之體故晁公武讀書志直稱爲詔修梁唐晉漢周書今仍按代分編以還其舊

一薛史本紀沿舊唐書帝紀之體除授沿革鉅纖畢書惟分卷限制爲永樂大典所割裂已不可考詳核原文有一年再紀元者如上有同光元年春正月下復書同光元年秋七月知當於七月以後別爲一卷蓋其體亦仿舊唐書通鑑尙沿其例也今釐定編次爲

紀六十一卷與玉海所載卷數符合

一薛史本紀俱全惟梁太祖紀原帙已闕其散見各韻者僅得六十八條今據册府元龜諸書徵引薛史者按條採掇尚可薈萃謹仿前人取魏澹書高氏小史補北魏書之例按其年月條繫件附釐爲七卷

一五代諸臣類多歷事數朝首尾牽連難於分析歐陽修新史以始終從一者入梁唐晉漢周臣傳其兼涉數代者則創立雜傳歸之褒貶謹嚴於史法最合薛史僅分代立傳而以專事一朝及更事數姓者參差錯列賢否混淆殊乖史體此卽其不及歐史之一端

因篇有論贊摠敘諸人難以割裂更易姑仍其舊以
備參考得失所在讀史者自能辨之

一后妃列傳永樂大典中惟周后妃傳全帙具存餘多
殘闕今采五代會要通鑑契丹國志北夢瑣言諸書
以補其闕用雙行分註不使與本文相混也

一宗室列傳永樂大典所載頗多闕脫今並據册府元
龜通鑑註諸書采補其諸臣列傳中偶有闕文亦仿
此例

一諸臣列傳其有史臣原論者俱依論中次第排比若
原論已佚則考其人之事跡以類分編

一薛史標目如李茂貞等稱世襲傳見於永樂大典原文其楊行密等稱僭僞傳則見於通鑑考異今悉依仿編類以還其舊

一薛史諸志永樂大典內偶有殘闕今俱采太平御覽所引薛史增補仍節錄五代會要諸書分註於下用備參考

一凡紀傳中所載遼代人名官名今悉從遼史索倫語解改正

一永樂大典所載薛史原文多有字句脫落音義舛錯者今據前代徵引薛史之書如通鑑考異通鑑註太

平御覽太平廣記册府元龜玉海筆談容齋五筆靑緗雜記職官分紀錦繡萬化谷藝文類聚記纂淵海之類皆爲參互校訂庶臻詳備

一史家所紀事蹟流傳互異彼此各有舛互今據新舊唐書東都事畧宋史遼史續通鑑長編五代春秋九國志十國春秋及宋人說部文集與五代碑碣尙存者詳爲考核各加案語以資辨證

一陶岳五代史補王禹偁五代史闕文本以補薛史之闕雖事多瑣碎要爲有裨史學故通鑑歐陽史亦多所取今並仿裴松之三國志注體例附見于後

一薛史與歐史時有不合如唐閔帝紀薛史作明宗第三子而歐史作第五子考五代會要通鑑並同薛史又歐史唐家人傳云太祖有弟四人曰克讓克修克恭克寧皆不知其父母名號據薛史宗室傳則克讓爲仲弟克寧爲季弟克修爲從父弟父曰德成克恭爲諸弟非皆不知其父母名號又晉家人傳止書出帝立皇后馮氏考薛史紀傳馮氏未立之先追册張氏爲皇后而歐史不載又張萬進賜名守進故薛史本紀先書萬進後書守進歐史删去賜名一事故前後遂如兩人其餘年月之先後官爵之遷授每多互

異今悉爲辨證詳加案語以示折衷

一歐史改修原據薛史爲本其間有改易薛史之文而涉筆偶誤者如章如愚山堂考索論歐史載梁遣人至京師紀以爲朱友謙傳以爲朱友諒楊涉相梁三仕三已而歲月所具紀載寔異至末年爲相但書其罷而了不知其所入歲月唐明宗在位七年餘而論贊以爲十年之類是也有尙沿薛史之舊而未及刊改者如吳縝五代史纂誤譏歐史杜曉傳幅巾自廢不當云十餘年羅紹威傳牙軍相繼不當云二百年之類是也今並各加辨訂於本文之下庶二史異同

得失之故讀者皆得以考見焉

舊五代史目錄上

卷七十四　唐書五十
列傳二十六

舊五代史目錄下

剡王重允　虢王重英
楚王重信　壽王重乂
夔王重進　陳王重杲
重睿　延煦
延寶

卷八十八　晉書十四

列傳三

景延廣　李彥韜
張希崇　王庭胤
史匡翰　梁漢顒

卷九十一 晉書十七

列傳六

卷九十七　晉書二十三

列傳十二

卷一百七　漢書九

列傳四

卷一百二十三　周書十四

列傳三

舊五代史卷一

宋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薛居正等撰

太祖紀第一

案薛史本紀永樂大典所載俱全獨梁太祖紀原帙已佚其散見於各韻者僅得六十八條以通鑑考異通鑑注所徵引者又得二十一條本末不具未能綴輯成篇考册府元龜閏位部所錄朱梁事蹟皆本之薛史原文首尾頗詳按條採掇尚可彙萃謹依前人取魏澹書高氏小史補北魏書闕篇之例采册府元龜梁太祖事編年系日次第編排以補其闕庶幾畧還薛史之舊仍于各條下注明原書卷第以備參核焉

梁書一

太祖神武元聖孝皇帝姓朱氏諱晃本名温永樂大典卷八千六百八十七宋州碭山人其先舜司徒虎之後高祖黯曾祖茂琳祖信父誠帝卽誠之第三子母曰文惠王皇后册府元龜

卷一百八十二 案五代會要梁肅祖宣元皇帝諱黯舜司徒虎四十二代孫開平元年七月追尊宣元皇帝廟號肅祖塟興極陵敬祖光獻皇帝諱茂琳宣元皇帝長子母曰宣僖皇后范氏開平元年七月追尊光獻皇帝廟號敬祖塟永安陵憲祖昭武皇帝諱信光獻皇帝長子母曰光孝皇后楊氏開平元年七月追尊昭武皇帝廟號憲祖塟光天陵烈祖文穆皇帝諱誠昭武皇帝長子母曰昭懿皇后劉氏開平元年七月追尊文穆皇帝廟號烈祖塟咸寧陵 以唐大中六年歲在壬申十月二十一日夜生于碭山縣午溝里是夕所居廬舍之上有赤氣上騰里人望之皆驚奔而來曰朱家火發矣及至則廬舍儼然既入隣人以誕孩告衆咸異之 永樂大典卷一萬六千一十九 案以上亦見冊府元龜卷一百八十二以此推之知冊府元龜引五代事蹟多本薛史 昆仲三人俱未冠而孤母 案冊府元龜引此條母字下有王氏二字 擕養寄於蕭縣人劉

崇之家帝既壯不事生業以雄勇自負里人多厭之崇以其慵惰每加譴杖唯崇母自幼憐之親爲櫛髮嘗誡家人曰朱三非常人也汝輩當善待之家人問其故答曰我嘗見其熟寐之次化爲一赤蛇然衆亦未之信也（永樂大典卷五千九百四十九）唐僖宗乾符中關東荐饑羣賊嘯聚黃巢因之起于曹濮饑民願附者凡數萬帝乃辭崇家與仲兄存俱入巢軍以力戰屢捷得補爲隊長唐廣明元年十二月甲申黃巢陷長安遣帝領兵屯于東渭橋是時夏州節度使諸葛爽率所部屯于櫟陽巢命帝招諭爽爽遂降于巢中和元年二月巢以帝爲東南面行營

先鋒使令攻南陽下之六月帝歸長安巢親勞于灞上
七月巢遣帝西拒邠岐鄜夏之師于興平所至皆立功
二年二月巢以帝爲同州防禦使使自攻取帝乃自丹
州南行以擊左馮翊拔之遂據其郡時河中節度使王
重榮屯兵數萬糾兵諸侯以圖興復帝時與之鄰封屢
爲重榮所敗遂請濟師于巢表章十上爲僞左軍使孟
楷所蔽不達又聞巢軍勢蹙諸校離心帝知其必敗九
月帝遂與左右定計斬僞監軍使嚴實舉郡降于重榮
案舊唐書僖宗紀八月庚子賊同州防禦使朱溫殺其監軍嚴實與大將胡眞謝瞳等來降薛史作九月與舊唐書異考新唐書九月丙戌黃巢將朱溫以同州降通鑑亦作九月丙戌朱溫殺其監軍嚴實舉州降皆與薛

史同是朱溫之降實在九月舊唐書誤重榮卽日飛章上奏時僖宗在蜀覽表而喜曰是天賜予也乃詔授帝左金吾衛大將軍充河中行營副招討使仍賜名全忠案歐陽史云王鐸承制拜溫金吾衛大將軍河中行營招討副使薛史以爲僖宗詔授與歐陽史異考舊唐書王鐸承制拜溫爲華州刺史潼關防禦鎮國軍等使通鑑作王鐸承制以溫爲同華節度使是王鐸承制所拜之官非如歐陽史所載也至謝瞳奏表行在乃詔授金吾衛大將軍河中行營招討副使耳當以薛史爲得其實自是率所部與河中兵士偕行所向無不克捷三年三月僖宗制授帝宣武軍節度使依前充河中行營副招討使仍令候收復京闕卽得赴鎮案舊唐書中和三年五月以檢校尚書右僕射華州刺史潼關防禦等使朱溫檢校司空兼汴州刺史充宣武節度觀察等使仍賜名全忠據薛史則全忠授宣武節度在三月非五月

也由河中行營招討副使遷授非由潼關防禦等使也賜名全忠在二年九月亦非三年五月也通鑑所叙年月官爵名號皆以薛史爲據

四月巢軍自藍關南走帝與諸侯之師俱收長安乃率部下一旅之衆仗節東下七月丁卯入于梁苑是時帝年三十有二時蔡州刺史秦宗權與黃巢餘孽合從肆虐共圍陳州久之僖宗乃命帝爲東北面都招討使時汴宋連年阻饑公私俱困帑廩皆虛外爲大敵所攻內則驕軍難制交鋒接戰日甚一日人皆危之惟帝銳氣益振是歲十二月帝領兵于鹿邑與巢衆相遇縱兵擊之斬首二千餘級乃引兵入亳州因是兼有譙郡之地四年春帝與許州田從異諸軍同收瓦

子寨殺賊數萬衆是時陳州四面賊寨相望驅擄編氓殺以充食號爲舂磨寨帝分兵翦撲大小凡四十戰四月丁巳收西華寨賊將黃鄴單騎奔陳帝乘勝追之鼓譟而進會黃巢遁去遂入陳州刺史趙犨迎于馬前俄聞巢黨尚在陳北故陽壘帝遂逕歸大梁是時河東節度使李克用奉僖宗詔統騎軍數千同謀破賊與帝合勢于中牟北邀擊之賊衆大敗于王滿渡多束手來降時賊將霍存葛從周張歸厚張歸霸皆匍匐于馬前悉宥而納之遂逐殘寇東至于冤句五月甲戌帝與晉軍振旅歸汴館克用于上源驛旣而備犒宴之禮克用乘

醉任氣帝不平之是夜命甲士圍而攻之案自五月甲戌至此又見通鑑考異所引薛史梁紀與冊府元龜所引符合會大雨雷電克用因得于電光中踰墻遁去惟殺其部下數百人而已六月陳人感解圍之惠爲帝建生祠堂于其郡是歲黃巢雖殁而蔡州秦宗權繼爲巨孽有衆數萬攻陷鄰郡殺掠吏民屠害之酷更甚巢賊帝患之七月遂與陳人共攻蔡賊于溵水殺數千人九月已未僖宗就加帝檢校司徒同平章事封沛郡侯食邑千戶光啟元年春蔡賊掠亳潁二郡帝帥師以救之遂東至于焦夷敗賊衆數千生擒賊將鐵林梟首以狥軍而還三月僖宗自蜀還長安改元

光啟四月戊辰就加帝檢校太保增食邑千五百戶十二月河中太原之師逼長安觀軍容使田令孜奉僖宗出幸鳳翔二年春蔡賊益熾時唐室微弱諸道州兵不爲王室所用故宗權得以縱毒連陷汝洛懷孟唐鄧許鄭圜幅數千里殆絕人煙惟宋亳滑潁僅能閉壘而已帝累出兵與之交戰然或勝或負人甚危之三月庚辰僖宗降制就封帝爲沛郡王（案舊唐書光啟元年三月以汴州刺史朱全忠爲沛郡王充蔡州西北面行營都統據薛史則元年惟增食邑至二年三月乃進封爲王也與舊唐書異歐陽史從薛史）是月僖宗移幸興元五月嗣襄王熅僭卽帝位于長安改元爲建貞遣使賫僞詔至汴帝命焚之于庭未幾

襄王果敗七月蔡人逼司州節度使鹿宴弘使來求救帝遣葛從周等率師赴援師未至而城陷宴弘爲蔡賊所害十一月滑州節度使安師儒以怠于軍政爲部下所殺案舊唐書云十月壬子朔滑州軍亂逐其帥安師儒推僑將張驍主留後軍務師儒奔汴汴朱全忠殺之新唐書云十月朱全忠陷滑州執義成軍節度使安師儒歐陽史從舊唐書作奔汴通鑑從新唐書作被擄據薛史則師儒自爲部下所殺與新舊唐書異又新舊唐書俱作十月而薛史作十一月通鑑仍從薛史帝聞之乃遣朱珍李唐賓襲而取之由是遂有滑臺之地案舊唐書云朝廷以汴帥朱全忠兼領義成軍節度使據薛史胡眞傳云眞以其兵襲取滑州乃署爲滑州節度留後蓋全忠雖嘗兼領義成而不之鎭故署其將胡眞爲留後十二月僖宗降制就加帝檢校太傅改封吳興郡王食邑三千戶是歲鄭州

爲蔡賊所陷刺史李璠單騎來奔帝宥而納之以爲行軍司馬宗權既得鄭益驕帝遣裨將邏于金隄驛與賊相遇因擊之賊眾大敗追至武陽橋斬首千餘級帝每與蔡人戰于四郊既以少擊眾常出奇以制之但患師少未快其旨宗權又以己眾十倍于帝恥于頻敗乃誓眾堅決以攻夷門既而獲蔡之諜者備知其事遂謀濟師焉三年春二月乙巳承制以朱珍爲淄州刺史俾募兵于東道且慮蔡人暴其麥苗期以夏首回歸案自募兵于東道至此亦見通鑑注與冊府元龜同珍既至淄棣旬日之內應募者萬餘人又潛襲青州獲馬千匹鎧甲稱是乃鼓行而歸四月

辛亥達于夷門帝喜曰吾事濟矣是時賊將張晊屯于北郊秦賢屯于版橋各有衆數萬樹柵相連二十餘里其勢甚盛帝謂諸將曰此賊方今息師蓄銳以俟時必來攻我況宗權度我兵少又未知珍來謂吾畏懼止于堅守而已今出不意不如先擊之乃親引兵攻秦賢寨將士踴躍爭先賊果不備連拔四寨斬首萬餘級時賊衆以爲神助庚午案通鑑考異云長曆四月甲辰朔無庚午薛史誤今考舊唐書光啟三年四月正作甲辰朔以日數計之庚午乃四月二十七日也此非薛史之誤乃通鑑考異之誤耳賊將盧瑭領萬餘人于圃田北萬勝戍夾汴水爲營跨河爲梁以扼運路案通鑑注引薛史梁紀曰盧瑭于圃田北夾汴爲梁以扼運路視冊府元龜所引稍有刪

節帝擇精銳以襲之是日昏霧四合兵及賊壘方覺遂突入掩殺赴水死者甚眾盧瑭自投于河河南諸賊連敗不敢復駐皆并在張晊寨自是蔡寇皆懷震讋往往軍中自相驚亂帝旋師休息大行犒賞繇是軍士各懷憤激每遇敵無不奮勇五月丙子出酸棗門自卯至未短兵相接賊眾大敗追斬二十餘里僵仆就枕宗權恥敗益縱其虐乃自鄭州親領突將數人逕入張晊寨（册府元龜卷一百八十七）其日晚大星隕于賊壘有聲如雷（永樂大典卷三千二百七十一）辛巳兗鄆滑軍士皆來赴援乃陳兵于汴水之上旌旆器甲甚盛蔡人望之不敢出寨翌日分布諸軍齊

攻賊寨自寅至申斬首二萬餘級會夜收軍牛馬輜重生口器甲不可勝計是夜宗權暱遁去遲明追之至陽武橋而還宗權至鄭州乃盡焚其廬舍屠其郡人而去始蔡人分兵寇陜雒孟懷許汝皆先據之因是敗也賊衆恐懼咸棄之而遁帝乃愼選將佐俾完葺壁壘爲戰守之備于是遠近流亡復歸者衆矣是時揚州節度使高駢爲裨將畢師鐸所害復有孫儒楊行密互相攻伐朝廷不能制乃就加帝檢校太尉兼領淮南節度使舊案

唐書光化三年十一月楊行密遣使求援于朱全忠制授全忠檢校大尉侍中兼揚州大都督府長史充淮南節度觀察使行營兵馬都統歐陽史作十二月通鑑作閏十一月據薛史則全忠兼領淮南自在九月以前與

諸書異又薛史下文作閏十二月而通鑑作閏十一月亦有互異九月亳州裨將謝殷逐刺史宋袞自據其郡帝親領軍屯于大淸宮遣霍存討平之案新唐書云光啟三年六月壬戌亳州將謝殷逐其刺史宋袞八月壬寅謝殷伏誅通鑑從新唐書薛史作九月與新唐書異帝之禦蔡寇也鄆州朱瑄案歐陽史作朱宣薛史前後皆作瑄舊唐書通鑑並同薛史兗州朱瑾皆領兵來援及宗權旣敗帝以瑄瑾宗人也又有力于已皆厚禮以歸之瑄瑾以帝軍士勇悍私心愛之乃密于曹濮界上懸金帛以誘之帝軍利其貨而赴者甚衆帝乃移檄以讓之朱瑄來詞不遜案通鑑考異引高若拙後史補曰梁太祖皇帝到梁園深有大志然兵力不足常欲外掠又虞四境之難每有鬱然之狀時有薦敬秀才于門下乃白梁祖日明公方欲圖大事輜重必爲四境所侵但令麾

下將士詐爲叛者而逃明公卽奏于主上及告四鄰以自襲叛徒爲名梁祖曰天降奇人以佐于吾初從其議一出而致衆十倍今案高若拙所紀深得敬翔與梁祖陰謀情狀薛史止据梁實錄原辭未及改正歐史作移檄兗鄆誣其誘汴亡卒以東亦未詳考乃命朱珍侵曹伐濮以懲其姦未幾珍伐曹州執刺史丘禮以獻遂移兵圍濮州兗鄆之釁自茲而始矣十月僖宗命水部郎中王贊撰紀功碑以賜帝是月帝親帥騎數千巡師于濮上因破朱瑄援師于范縣丁未攻陷濮州刺史朱裕單騎奔鄆尋爲鄆人所敗踰月乃還十二月僖宗遣使賜帝鐵券又命翰林承旨劉崇望撰德政碑以賜帝閏月甲寅帝請行營司馬李璠權知淮南留後乃遣大將郭言領兵援送以赴

揚州文德元年正月帝率師東赴淮海行次宋州聞楊行密已拔揚州遂還是時李璠郭言行至淮上爲徐戎所扼不克進而還案歐陽史云璠之揚州行密不納據通鑑云李璠至泗州時溥以兵襲之郭言力戰得免而還是李璠未嘗得至揚州也當以薛史爲寔錄帝怒遂謀伐徐二月丙戌僖宗制以帝爲蔡州四面行營都統繇是諸鎭之師皆受帝之節制案新唐書正月癸亥朱全忠爲蔡州四面行營都統舊唐書作五月與薛史異通鑑從新唐書三月庚子昭宗卽位是月蔡人石璠領萬衆以剽陳亳帝遣朱珍率精騎數千擒璠以獻四月戊辰魏博樂彥禎失律其子從訓出奔相州使來乞師帝遣朱珍領大軍濟河連收黎陽臨河二邑既而魏軍推小

校羅弘信爲帥弘信既立遣使送款于汴帝優而納之遂命班師是月河南尹張全義襲李罕之于河陽克之罕之單騎出奔因乞師于太原李克用爲發萬騎以援之罕之遂收其衆借晉軍合勢急攻河陽全義危急遣使求救于汴帝遣丁會牛存節葛從周領兵赴之大戰于温縣晉人與罕之俱敗于是河橋解圍全義歸于河陽因以丁會爲河陽留後五月己亥昭宗制以帝檢校侍中增食邑三千戶戊辰詔改帝鄉錦衣里曰沛王里是月帝以兼有洛孟之地無西顧之患將大整師徒畢力誅蔡會蔡人趙德諲舉漢南之地以歸于朝廷案新唐書

昭宗紀五月壬寅趙德諲以襄州降舊唐書及通鑑皆作五月與薛史同歐陽史敘其事于三月以前疑有舛誤且遣使送款于帝仍誓戮力同討宗權帝表其事朝廷因以德諲爲蔡州四面副都統又以河陽保義義昌三節度爲帝行軍司馬兼糧料應接冊府元龜卷一百八十七至是帝領諸侯之師會德諲以伐蔡賊于汝水之上遂薄其城五日之內樹二十八寨以環之蓋象列宿之數也永樂大典卷一萬五千一百二十時帝親臨矢石一日飛矢中其左腋血漬單衣顧謂左右曰勿洩永樂大典卷二萬七百十二九月以糧運不繼遂班師是時帝知宗權殘孽不足爲患遂移兵以伐徐十月先遣朱珍領兵與時溥戰于吳康鎮徐人大

敗連收豐蕭二邑溥擕散騎馳入彭門帝命分兵以攻宿州刺史張友擕符印以降旣而徐人閉壁堅守遂命龐師古屯兵守之而還是月蔡賊孫儒攻陷揚州自稱淮南節度使龍紀元年正月龐師古攻陷宿遷縣進軍于呂梁時溥領軍二萬晨壓師古之軍而陣師古促戰敗之斬首二千餘級溥復入彭門二月蔡將申叢遣使來告縛秦宗權于帳下折其足而囚之矣案舊唐書文德元年十一月甲子朔蔡州牙將申叢執秦宗權新唐書作十二月辛酉與舊唐書月日互異薛史作龍紀元年二月蓋郎其遣使來告之月而書之也歐陽史作五月誤帝卽日承制以叢爲淮西留後未幾叢復爲都將郭璠所殺是月璠執宗權來獻帝遣

行軍司馬李璠牙校朱克讓檻送于長安既至昭宗御延喜樓受俘即斬宗權于獨柳樹下蔡州平昭宗詔加帝食實封一百戸賜莊宅各一區三月又加帝檢校太尉兼中書令進封東平王賞平蔡之功也案舊唐書四月壬戌朔以宣武淮南等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管内營田觀察處置等使開封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傅兼侍中揚州大都督府長史汴州刺史充蔡州四面行營都統上柱國沛郡王食邑四千戸朱全忠爲檢校太尉中書令進封東平王仍賜賞軍錢十萬貫薛史及歐陽史俱作三月與舊唐書異大順元年四月丙辰宿州小將張筠逐刺史張紹光擁衆以附時溥帝率親軍討之殺千餘人筠遂堅守乙卯時溥出兵暴碭山縣帝遣朱友裕以兵襲之敗徐軍三千餘衆獲沙陀援軍

石君和等三十人斬于宿州城下六月辛酉淮南孫儒遣使修好于帝帝表其事請以淮南節度授于儒焉辛未昭宗命帝爲宣義軍節度使充河東東面行營招討使（案舊唐五月以宣武軍節度使朱全忠爲太原東南面招討使歐陽史從舊唐書作東南面通鑑作南面與舊唐書異考新唐書云五月以朱全忠爲南面招討使六月辛未朱全忠爲河東東面行營招討使蓋先爲南面招討使後改東面也又六月全忠兼領宣義軍新舊唐書皆不載通鑑用薛史）時朝廷宰臣張濬將兵討太原故也八月甲寅昭義都將馮霸殺沙陀所署節度使李克恭來降帝請河陽節度使朱崇節爲潞州留後戊辰李克用自率蕃漢步騎數萬以圍潞州帝遣葛從周率驍勇之士夜中銜枚犯圍而入于潞

案舊唐書五月潞州軍亂殺其帥李克恭七月朱全忠遣大將葛從周率千騎入潞州薛史統作八月蓋據入潞之月而追言之也九月壬寅帝至河陽遣都將李讜引軍趨澤潞行至馬牢川爲晉人所敗帝又遣朱友裕張全義率精兵至鄆州北以應援既而崇節從周棄潞來歸戊申帝廷責諸將敗軍之罪斬李讜李重胤以狥遂班師焉案自九月壬寅至此又見通鑑考異與冊府元龜同十月乙酉帝自河陽赴滑臺時奉詔將討太原先遣使假道于魏魏人不從先是帝遣行人雷鄴告糴于魏既而爲牙軍所殺羅弘信懼故不敢從命遂通好于太原十二月辛丑帝遣丁會葛從周率衆渡河取黎陽臨河又令龐師古霍存下淇門衞

縣帝徐以大軍繼其後二年春正月魏軍屯于內黃丙辰帝與之接戰自內黃至永定橋魏軍五敗斬首萬餘級羅弘信懼遣使持厚幣請和帝命止其焚掠而歸其俘弘信繇是感悅而聽命焉乃收軍屯于河上八月己丑帝遣丁會急攻宿州刺史張筠堅守其壁會乃率眾于州東築堰壅汴水以浸其城十月壬午筠遂降宿州平（案舊唐書作十一月汴軍陷宿州與薛史異歐陽史及新唐書通鑑俱從薛史作十月）十一月丁未曹州裨將郭紹賓殺刺史郭饒舉郡來降（案新唐書十一月己未曹州將郭銖殺其刺史郭詞叛附于全忠通鑑從新唐書與薛史異歐陽史仍從薛史）是月徐將劉知俊率眾二千來降自是徐軍不振十二月兗州

朱瑾領軍三萬寇單父帝遣丁會領大軍襲之敗于金鄉界殺二萬餘衆瑾單馬遁去景福元年正月遣丁會于兗州界徙其民數千戶于許州二月戊寅帝親征鄆先遣朱友裕屯軍于斗門甲申次衞南有飛鳥止于峻堞之上鳴噪甚厲副使李璠曰將有不如意之事是夜鄆州朱瑾率步騎萬人襲朱友裕于斗門友裕拔軍南去乙酉帝晨救斗門不知友裕之退前至斗門者皆爲鄆人所殺帝追襲鄆人至瓠河不及遂領兵于村落間朱瑄尚在濮州丁亥遇朱瑄率兵將歸于鄆遂來衝擊帝策馬南馳爲賊所追甚急前後沒溝躍馬而過張歸

厚援稍力戰于其後乃免時李璠與都將數人皆爲鄆軍所殺五月丙午遣朱克讓率衆暴兗鄆之麥十一月遣朱友裕率兵攻濮州下之擒刺史邵儒以獻濮州平遂命移軍伐徐州（册府元龜卷一百八十七）二年四月丁丑師古下彭門梟溥首以獻（通鑑考異引薛史梁紀案册府元龜引薛史于景福二年事多所刪節考異是年春有石佛山之戰今不載通鑑注引薛史云石佛山在彭門南疑即此處闕文也）八月帝遣龎師古移兵攻兗駐于曲阜與朱瑾屢戰皆敗之十二月師古遣先鋒葛從周引軍以攻齊州刺史朱威告急于兗鄆既而朱瑄以援兵至遂固其壘（册府元龜卷一百八十七）

乾寧元年二月帝親領大軍由鄆州東路北次于魚山

朱瑄覘知即以兵逕至且圖速戰帝整軍出寨時瑄瑾已陣于前須臾東南風大起我軍旌旂失次甚有懼色即令騎士揚鞭呼嘯俄而西北風驟發時兩軍皆在草莽中帝因令縱火旣而煙焰亘天乘勢以攻賊陣瑄瑾大敗殺萬餘人餘衆擁入清河因築京觀于魚山之下駐軍數日而還二年正月癸亥遣朱友恭帥師復伐兗遂塹而圍之未幾朱瑄自鄆率步騎援粮欲入于兗友恭設伏以敗之盡奪其饟于高吳因擒蕃將安福順安福慶二月已酉帝領親軍屯于單父以爲友恭之援四月濠壽二州復爲楊行密所陷是時

（永樂大典卷一萬五千一百二十）

太原遣將史儼兒李承嗣以萬騎馳入于鄆案通鑑乾寧二年四月河東遣其將史儼兒李承嗣以萬人馳入于鄆此據薛史梁紀原文惟史儼兒作史儼爲微異耳下又云七月克用遣史儼將三千騎詣石門侍衛十二月李克用遣大將史儼李承嗣假道于魏以救之前後復互且其時汴鄆日有戰爭道路且隔史儼既于四月入鄆不應七月已在石門十二月又過魏也考舊唐書云初兗鄆求援于太原克用令蕃將史完府何懷實等千騎赴之不言其赴鄆爲何時據此篇下云八月獲蕃將史完府十月擒何懷實然則四月馳入于鄆者當是史完府何懷實非史儼李承嗣也參考薛史唐武皇紀及李承嗣傳承嗣等入鄆定在二年之冬梁紀似有舛誤通鑑並采梁唐帝紀亦未能考定畫一朱友恭遂歸于汴八月帝領親軍伐鄆至大仇遣前軍挑戰設伏于梁山以待之既而獲蕃將史完府奪馬數百匹朱瑄脫身遁去復入于鄆案通鑑九月辛未朱全忠自將擊朱瑄戰于梁山瑄敗走還鄆與薛

史異歐陽史仍從薛史作八月十月帝駐軍于鄆齊州刺史朱瓊遣使請降瓊卽瑾之從父兄也案新唐書昭宗紀十一月壬申齊州刺史朱瓊叛降于朱全忠据薛史則朱瓊自請降至見殺皆在十月與新唐書異通鑑從新唐書帝因移軍至兗瓊果來降未幾瓊爲朱瑾所紿掠而殺之帝卽以其弟玭爲齊州防禦使十一月朱瑄復遣將賀瓌柳存及蕃將何懷寶等萬餘人以襲曹州庶解兗州之圍也帝知之自兗領軍策馬先路至鉅野南追而敗之殺戮將盡生擒賀瓌柳存何懷寶及賊黨三千餘人是日申時狂風暴起沙塵沸湧帝曰此乃殺人未足耳遂下令盡殺所獲囚俘風亦止焉翌日縶賀瓌等以示于兗帝素知

壞名乃釋之惟斬何懷寶于兗城之下乃班師十二月葛從周領兵復伐兗案通鑑云朱全忠之去兗州也留葛從周將兵守之與薛史梁紀異又薛史葛從周傳作十月事既至與朱瑾戰于壘下殺千餘衆擒其將孫漢筠已下二十人遂旋師三年正月河東李克用既破邢州欲謀爭霸乃遣蕃將張汚落以萬騎寨于河北之莘縣聲言欲救兗鄆魏博節度使羅弘信患之使來求援册府元龜卷一百八十七二月帝領親軍屯于單父會寒食帝乃親拜文穆皇帝陵于碭山縣午溝里册府元龜卷一百八十九

四月辛酉河東水泛漲將壞滑城帝令決隄岸以分其勢爲二河夾滑城而東爲害滋甚是月帝遣許州刺史

朱友恭領兵萬人渡淮以便宜從事時黃鄂二州累遣使求援故有是行五月命葛從周統軍屯于洹水以備蕃軍六月李克用帥蕃漢諸軍營于斥丘遣其男落落將鐵林小兒三千騎薄于洹水從周與戰大敗之生擒落落以獻克用悲駭請修舊好以贖其子帝不許遂執落落送于羅弘信斬之越七日我軍還屯陽留以伐鄆八月復壁于洹水是時昭宗幸華州遣使就加帝檢校太師守中書令四年正月帝以洹水之師大舉伐鄆辛卯營于濟水之次龐師古令諸將撤木爲橋乙未夜師古以中軍先濟聲振于鄆朱瑄聞之棄壁夜走葛從周

逐之至中都北擒瑄并其妻男以獻案自辛卯營于濟水之次至此又見通鑑考異惟中少數字蓋引書間有删節也尋斬汴橋下鄆州平乙亥帝入于鄆以朱友裕爲鄆州兵馬留後案通鑑正月以師古爲天平軍留後三月表朱友裕爲天平軍留後據薛史郴王友裕傳四年帝下東平即爲天平軍留後與通鑑異時帝聞朱瑾與史儼兒在豐沛間搜索糧饋惟留康懷英守兗州帝因乘勝遣葛從周以大軍襲兗懷英聞鄆失守俄又我軍大至乃出降朱瑾史儼兒遂奔淮南兗海沂密等州平案新唐書昭宗紀四年正月丙申朱全忠陷鄆州天平軍節度朱瑄死之二月朱全忠寇兗州泰寧軍節度使朱瑾奔于淮南舊唐書正月癸未汴將龐師古陷鄆州二月戊申汴將葛從周陷兗州與薛史月日前後不同詳見通鑑考異乃以葛從周爲兗州留後册府元龜卷一百八十七

五月丁丑朱友恭遣使上言大破淮冦于武昌收復黃鄂二州通鑑考異引薛史梁紀八月陝州節度使王珙遣使來乞師是時珙弟珂實爲蒲帥迭相憤怒日尋干戈而珙兵寡故來求援帝遣張存敬楊師厚等領兵赴陝既而與蒲人戰于猗氏大敗之九月帝以兗鄆既平將士雄勇遂大舉南征案舊唐書昭宗紀師古渡淮在十月而清口之敗在十一月薛史繫于九月蓋舉南征之議實始于九月其後遂終言之耳歐陽史改作九月攻淮南則清口之役乃因雨雪而敗有九國志可據斷非九月事也命龐師古以徐宿宋滑之師直趨清口葛從周以兗鄆曹濮之衆徑赴安豐淮人遣朱瑾領兵以拒師古因決水以浸軍遂爲淮人所敗師古歿焉葛從周行

及濠梁聞師古之敗亦命班師冊府元龜卷一百八十七

舊五代史卷一終

舊五代史卷一攷證

梁太祖紀一

又嚴實原書訛作嚴貴今據歐陽史及通鑑改正

仍賜名全忠　案是書及舊唐書通鑑皆作僖宗賜名惟鑑戒錄云朱太祖統四鎮除中令日名溫與崔相國連搆大事崔每奏太祖忠赤遷之關東國無患矣昭宗遽敕太祖改名全忠議者謂全字人王也又在中心甚不可也上方悔焉其說與諸史異蓋傳聞之不同爾

帝與許州田從異諸軍同收瓦子寨　案瓦子寨原本

作瓦于寨攷通鑑注黃巢撤民居以爲寨屋謂之瓦子寨則于字形近刊訛耳今改正

庚午賊將盧瑭領萬餘人于圃田北萬勝戍　案通鑑攷異云長曆四月甲辰朔無庚午薛史誤今改舊唐書光啓三年四月正作甲辰朔以日數計之庚午乃四月二十七日也據此乃通鑑攷異之誤耳

乃就加帝檢校太尉兼領淮南節度使　案全忠兼領淮南舊唐書作光啓三年十一月歐陽史作十二月通鑑作閏十一月據是書則在九月以前與諸書異又是書下文作閏十二月通鑑作閏十一月未詳孰

是

鄆州朱瑄　瑄歐陽史作宣

二月丙戌僖宗制以帝爲蔡州四面行營都統　案全忠爲四面行營都統新唐書及通鑑作正月癸亥舊唐書作五月與是書異

遂領兵于村落間　案領字攷文義應是頓字之譌今改

次于魚山　魚山歐陽史作漁山攷通鑑亦作魚山今仍其舊

盡奪其饟於高吳通鑑作高梧攷是書前後俱作高吳今仍其舊

十月帝駐軍于鄆齊州刺史朱瓊遣使請降　十月新唐書昭宗紀作十一月

及蕃將何懷寶等萬餘人以襲曹州　何懷寶通鑑作薛懷寶攷舊唐書亦作何懷寶今仍之

辛卯營于濟水之次　案胡三省云漢以後無濟水此濟水蓋卽鄆城清河水也

是時珙弟珂實爲蒲帥　珂原本訛作琦今據新唐書王重榮傳改正

舊五代史卷二

宋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薛居正等撰

太祖紀第二　　梁書二

光化元年正月帝遣葛從周統諸將畧地於山東遂次于邢洺三月昭宗以帝遣領天平軍節度使餘如故案舊唐書光化元年正月朱全忠遣判官韋震奏事求遣領鄆州薛史作三月事蓋奏事在正月制下在三月也歐陽史及通鑑俱從薛史四月滄州節度使盧廷彥爲燕軍所攻棄城奔于魏魏人送于汴是月帝以大軍至鉅鹿屯于城下敗晉軍萬餘衆于青山口俘馬千餘匹丁卯遣從周分兵攻洺州斬刺史邢善益擒將五十餘人五月己巳

邢州刺史馬師素棄城遁去辛未磁州刺史袁奉滔自剄而死五日之內連下三州案通鑑朱全忠陷洺州在四月陷邢州磁州在五月俱以薛史爲據新舊唐書總繫于五月歐陽史總繫于四月皆非實錄因以葛從周兼邢州昭義軍節度使留後帝遂班師是時襄州節度使趙匡凝案趙匡凝原本避宋諱作趙凝今從新舊唐書及歐陽史增匡字後倣此聞帝軍有清口之敗密附于淮夷七月帝遣氏叔琮率師伐之未幾其泌州刺史趙璠越墉來降隨州刺史趙匡琳臨陣就擒案新唐書七月丙申朱全忠陷唐州又陷隨州執刺史趙匡琳八月戊午陷鄧州執刺史國湘通鑑從新唐書與薛史詳畧不同舊唐書俱作七月歐陽史以唐州爲泌州尙仍薛史之舊二年正月淮南楊行密舉全吳之眾精甲五萬以伐徐州帝領大軍

禦之行密聞帝親征乃收軍而退時幽州節度使劉仁恭大舉蕃漢兵號十萬以伐魏遂攻陷貝州州民萬餘戶無少長悉屠之進攻魏魏州人來乞師帝遣朱友倫張存敬李思安等先屯于內黃案舊唐書及通鑑俱以屯內黃爲三月事與薛史異帝遂親征三月與燕軍戰于內黃北燕軍大敗殺二萬餘眾奪馬二千餘匹擒都將單無敵已下七十餘人案通鑑單可及幽州驍將號單無敵舊唐書作生擒單可及薛史梁紀作單無敵蓋仍當時軍檄之文也是月葛從周自山東領其部眾馳以救魏翌日乘勝諸將張存敬以下連破八寨遂逐燕軍北至于臨清擁其殘寇于御河溺死者甚眾仁恭奔滄州六月帝表丁會爲

潞州節度使以李罕之疾亟故也又遣葛從周由固鎮路入于潞州以援丁會案自六月帝表丁會至此又見通鑑考異七月壬辰朔海州陳漢賓擁所部三千奔于淮南戊戌晉人陷澤州帝遣召葛從周于潞留賀德倫以守之未幾德倫爲晉人所逼遂棄潞而歸繇是潞州復爲晉人所有案新唐書八月李克用陷澤潞懷三州與薛史異通鑑從新唐書作八月歐陽史從薛史作七月十一月陜州都將朱簡殺留後李璠自稱留後送款于帝三年四月遣葛從周以兗鄆滑魏之師伐滄州五月庚寅攻德州拔之梟刺史傅公和于城上己亥進攻浮陽六月燕帥劉仁恭大舉來援從周與諸將逆戰于乾甯軍老鵶

踶大破之殺萬餘衆俘其將佐馬愼交以下百餘人旣而以連雨遂班師八月河東遣李進通襲洺州執刺史朱紹宗帝遣葛從周自鄴縣渡漳水屯于黃龍鎮親領中軍涉洺而寨晉人懼而宵遁洺州復平（案收復洺州通鑑作九月舊唐書及歐陽史俱作八月）九月帝以仁恭進通之入寇也皆緜鎭定爲其囊橐卽以葛從周爲上將以伐鎭州遂攻下臨城渡滹沱以環其城帝領親軍繼至鎭帥王鎔懼納質請盟仍獻文繒二十萬以犒戎士帝許之十月晉人以帝宿兵于趙遂南下大行急攻河陽留後侯言與都將閻寶力戰固守僅而獲全十一月以張存敬爲上將

自甘陵發軍北侵幽薊連拔瀛莫二郡案新唐書昭宗紀九月甲寅朱全忠陷瀛州十月丙寅陷景州辛酉陷莫州辛巳陷祁州通鑑與新唐書同舊唐書俱作九月事薛史又俱作十一月事前後互異遂移軍以攻中山定帥王郜以精甲二萬戰于懷德亭盡殪之郜懼奔于太原遲明大軍集于城下郜季父處直持印鑰乞降亦以緡帛三十萬爲獻帝即以處直代郜領其鎮焉是月燕人劉守光赴援中山寨于易水之上繼爲康懷英張存敬等所敗斬獲甚衆繇是河朔知懼皆弭伏焉是歲唐左軍中尉劉季述幽昭宗于東宮內立皇子德王裕爲帝仍遣其養子希度來言願以唐之神器輸于帝帝時方在河朔聞之遽還于

汴大計未決案通鑑考異引唐補紀謂全忠初與季述通謀後乃改計今考新舊唐書皆不載此事薛史亦不取會李振自長安使迴因言于帝曰夫豎刁伊戾之亂所以資霸者之事也今閹豎幽辱天子王不能討無以令諸侯帝懼因請振復使于長安與時宰潛謀反正案自季述幽昭宗至此亦見通鑑考異唯字句稍有刪節天復元年正月乙酉朔案天復元年正月當從舊唐書作甲申朔考光化三年十二月爲乙卯朔天復元年二月爲甲寅朔舊唐書作癸未夜孫德昭等以兵攻劉季述王仲先通鑑作德昭等謀以除夜伏兵俟之以癸未爲除夜則正朔斷爲甲申也通鑑從薛史作乙酉朔疑誤唐宰相崔胤潛使人以帝密旨告于侍衞將軍孫德昭己下令誅左右中尉劉季述王仲先等即時迎昭宗于東內御樓反正癸己降制進封帝爲

梁王酬反正之功也案舊唐書二月制以全忠檢校太師守中書令進封梁王新唐書二月辛未封全忠爲梁王與薛史月日先後不同詳見通鑑考異昭宗之廢也汴之邸吏程巖牽昭宗衣下殿帝聞之召巖至汴折其足送于長安杖殺之是時河中節度使王珂結援于太原帝怒遣大將張存敬率將涉河繇含山路鼓行而進戊申攻下絳州壬子晉州刺史張漢瑜舉郡來降帝即以大將侯言權領晉州何絪權領絳州晉絳平己未大軍至河中存敬命繚其垣而攻之壬戌蒲人颺素幡以請降庚午帝至河中以張存敬權領河中軍府事河中平帝乃東還是月李克用遣牙將張特來聘請尋舊好帝亦遣使

報命三月癸未朔帝歸自河中是月遣大將賀德倫氏叔琮領大軍以伐太原叔琮等自太行路入魏博都將張文恭自磁州新口入葛從周以兗鄆之眾自土門路入洺州刺史張歸厚以本軍自馬嶺入定州刺史王處直以本軍自飛狐入（案原本闕王處直三字今据通鑑增入）晉州侯言自陰地入澤州刺史李存璋棄郡奔歸太原叔琮引軍逼潞州節度使孟遷乞降河東屯將李審建王周領步軍一萬二千詣叔琮歸命乃進軍趨太原四月乙卯大軍出石會關營于洞渦驛都將白奉國自井陘入收承天軍張歸厚引兵至遼州刺史張鄂迎降氏叔琮即日與

諸軍至晉陽城下城中雖時出精騎來戰然危蹙已甚將謀遁矣會叔琮以芻糧不給遂班師案舊唐書四月癸丑朔汴軍大舉攻太原據薛史則汴人伐太原自在三月也新唐書云三月辛亥昭義軍節度使孟遷叛附于朱全忠四月壬子全忠陷沁澤二州丁巳儀州刺史張鄂叛附于全忠大畧與薛史同唯旋師之期薛史梁紀作四月唐紀作五月微有互異歐陽史作三月旋師誤五月癸卯昭宗以帝兼領護國軍節度使河中尹六月庚申帝發自大梁冊府元龜卷一百八十七丁卯視事于河東以素服出郊拜故節度使王重榮墓尋辟其子瓚爲節度判官請故相張濬爲重榮撰碑帝自中和初歸唐首依重榮至是思其舊德故恩禮若是永樂大典卷二千七百九十五七月甲寅帝東還梁邸十月戊戌奉密詔

赴長安是時朝廷既誅劉季述以韓全誨張弘彥爲兩軍中尉袁易簡周敬容爲樞密使是時軍國大政專委宰相崔胤每事裁抑宦官宦官側目胤一日于便殿奏欲盡去之全誨等屬垣聞之嘗于昭宗前祈哀自訴自是昭宗勅胤每有密奏令進囊封全誨等乃訪京城美婦人十數以進使求宮中陰事昭宗不晤胤謀漸泄中官視胤眥裂以重賂甘言誘藩臣以爲城社時因讌聚則相向流涕時胤掌三司貨泉全誨等教禁兵伺胤出聚而呼譟訴以冬衣減損又于昭宗前訴之昭宗不得已罷胤知政事 案舊唐書十一月壬子出幸鳳翔甲戌崔胤責授朝散大夫守工部尚書新唐

書亦作十一月甲戌崔胤罷是未幸鳳翔以前崔胤未罷知政事也與薛史異胤怒急召帝請以兵入輔故有是行戊申行次河中同州留後司馬鄴華之幕吏也舉郡來降辛亥駐軍于渭濱華帥韓建遣使奉牋納款又以銀三萬兩助軍是日行次零口癸丑聞長安亂昭宗爲閹官韓全誨等劫遷西幸鳳翔蓋避帝之兵鋒也翌日遂命旋師夕次于赤水乙卯大軍集于華州城下韓建惶駭失措即以城降丙辰帝表建權知忠武軍事促令赴任案自丙辰至促令赴任又見通鑑考異與冊府元龜同同華二州平是時唐太子太師盧知猷等二百六十三人列狀請帝速請迎奉己未遂帥諸軍發自赤水壬戌次

于咸陽偵者云天子昨暮至岐山旦日宋文通扈蹕入其闉矣是時岐人遣大將符道昭領兵萬人屯于武功以拒帝帝遣康懷英敗之擄甲士六千餘眾乙丑次于岐山文通遣使奉書自陳其失請帝入覲丙辰及岐闉文通渝約閉壁不獲通復次于岐山是時昭宗累遣使賫朱書御札賜帝遣帝收軍還本道帝診之曰此必文通全誨之謀也皆不奉詔癸酉飛章奏辭且移軍北伐乙亥至邠州節度使李繼徽舉城降繼徽因請去文通所賜李姓復本宗楊氏又請納其孥以爲質帝皆從之仍易其名曰崇本邠州平己丑唐丞相崔胤京兆尹鄭

元規至華州以速奉迎爲請許之案舊唐書十二月己卯崔胤至三原砦與全忠謀攻鳳翔通鑑作癸未至三原薛史又作己丑與舊唐書異二年正月帝復次于武功岐人堅壁不下乃迴軍于河中二月聞晉軍大舉南下聲言來援鳳翔帝遣朱友甯帥師會晉州刺史氏叔琮以禦之帝以大軍繼其後三月友寧叔琮與晉軍戰于晉州之北大敗之生擒克用男廷鸞帝喜謂左右曰此岐人之所恃也今既如此岐之變不久矣四月岐人遣符道昭領大軍屯于虢縣康懷英帥驍騎敗之丁酉唐丞相崔胤自華來謁帝屢述艱運危急事不可緩又慮羣閹擁昭宗幸蜀且告帝帝爲動容胤將辭啟宴

于府署帝舉酒肴情激于哀因自持樂板聲曲以侑酒帝甚悅座中以良馬珍玩之物賚既行命諸將繕戎具五月丁巳帝復西征六月丁丑次于虢縣癸未與岐軍大戰自辰至午殺萬餘衆擒其將校數百人乘勝遂逼其壘案舊唐書五月岐軍出戰大敗于武功南之漢谷新唐書五月丙申李茂貞及朱全忠戰于武功敗績與薛史異七月丙午岐軍復出求戰帝軍不利是月遣孔勍帥師取鳳隴成三州皆下之是時岐人相率結寨于諸山以避帝軍帝分兵以討浹旬之內并平之册府元龜卷一百八十七九月甲戌帝以岐軍諸寨連結稍盛因親統千騎登高診之時秋空澄霽煙靄四絕忽有紫雲如繖蓋凝

于龍旌之上久之方散觀者咸訝之（永樂大典卷三千二百八）是時帝以岐人堅壁不戰且慮師老思欲旋旆以歸河中因密召上將數人語其事時親從指揮使高季昌獨前出抗言曰天下雄傑窺此舉者一歲矣今岐人已困願少俟之帝喜其言因曰兵法貴以正理以奇勝者詐也乘機集事必由是乎乃命季昌密募人入岐以紿之尋有騎士馬景堅願應命且曰是行也必無生理願錄其孥帝悽然止其行景固請乃許之明日軍出（案北夢瑣言時因朱友倫總騎軍且至將大出兵逆之）諸寨屏匿如無人景因躍馬西走直叩岐闉詐以軍怨東遁爲告且言列寨尚留萬餘人俟夕

將遁矣宜速掩之李茂貞信其言案李茂貞卽宋文通所紀前後互異蓋仍當時軍檄之文未及改從畫一遽啟二扉悉眾來寇時諸將以介馬待之中軍一鼓百營俱進又分遣數騎以據其闉岐人進不能駐其趾退不能入其壘殺戮蹂踐不知其數茂貞繇是喪膽但閉壁而已十一月癸卯鄜帥李周彝統兵萬餘人屯于岐之北原與城中舉烽以相應翌日帝以周彝既離本部鄜時必無守備因命孔勍乘虛襲之甲寅鄜州平周彝聞之收軍而遁案舊唐書十二月癸酉汴將孔勍乘虛襲下鄜州獲周彝妻子周彝卽以兵士來降新唐書十二月己亥朱全忠陷鄜州保大軍節度李茂勳叛附于全忠考茂勳卽周彝也薛史統作十一月事與新舊唐書異茂貞既失鄜州之援愕然

有瓦解之懼謀是議遲誓蹕誅閹寺以自贖焉冊府元龜卷一百八十七三年正月甲寅岐人啟壁唐昭宗降使宣問慰勞兼傳密旨尋又命翰林學士韓渥趙國夫人寵顏齎詔押賜帝紫金酒器御衣玉帶永樂大典卷一萬四千四百七丙辰華州留後李存審遣飛騎來告青州節度使王師範遣牙將張厚輦甲冑弓槊詐言來獻欲盜據州城事覺已擒之矣是日師範又遣其將劉鄩盜據兗州案劉鄩陷兗州新舊唐書俱作丙午薛史作丙辰與唐書異丁己昭宗遣中使押送軍容使韓全誨已下三十餘人首級以示帝甲子昭宗發離鳳翔幸左劍寨權駐蹕帝營帝素服待罪昭宗命學士傳宣免之

帝即入見稱罪拜伏者數四（冊府元龜卷一百八十七）旣而促召升殿密邇御座且曰宗廟社稷是卿再造朕與戚屬是卿再生因解所御玉帶面以賜帝帝亦以玉鞍勒馬金銀器紋錦御饌酒菓等躬自拜進焉（永樂大典卷一萬五千一十六）及翠華東行帝匹馬前導十餘里宣令止之已昭宗至長安謁太廟御長樂樓禮畢謂帝曰朕生入舊京是卿之力也自古救君之危曾無有如是者況今日再及清廟得親奉觴酒奠于先皇帝室前卿之德朕知不能報矣卽召帝執手聲淚俱發者久之翌日誅宦官第五可範等五百餘人于內侍省二月庚辰制以帝爲守太尉兼

中書令宣武宣義天平護國等軍節度使諸道兵馬副元帥加食邑三千戶實封四百戶仍賜回天再造竭忠守正功臣戊戌帝建旆東還昭宗御延喜樓送之既醉遣內臣賜帝御製楊柳詞五首三月戊午至大梁時以青州未平命軍士休澣以俟東征四月丙子巡師于臨朐亟命逼其城與青州兵戰於城下大敗之是夕淮將王景仁以所部援軍宵遁帝遣楊師厚追及輔唐殺千人乘勝攻下密州八月戊辰以伐叛之柄委于楊師厚帝乃東還九月癸卯師厚率大軍與王師範戰于臨朐青軍大敗殺萬餘人并擒師範弟師克即時徙寨以逼

其城辛亥偏將劉重霸擒棣州刺史邵播來獻播師範之謀主也帝命斃之戊午師範舉城請降案王師範之降舊唐書作十一月丁酉朔新唐書從薛史作十月戊午青州平翼日分命將校畧地于登萊淄棣等州皆下之繇是東漸至海皆爲梁土也帝復命師範權知青州軍州事師範乃請以錢二十萬貫犒軍帝許之十月辛巳護駕都指揮使朱友倫因擊鞠墮馬卒于長安訃至帝怒以爲唐室大臣欲謀叛以致友倫暴死案九國志趙庭隱傳云庭隱始事梁祖子友亮因擊鞠墮馬死庭隱董璋等十數人皆追赴汴州知其無過竟釋不問考歐陽史及通鑑並作友倫而九國志以爲友亮蓋傳聞之訛十一月丁酉青將劉鄩舉兗州來降鄩王師範之將也師範令

竊據兗州久之及聞師範降鄩乃歸命帝以鄩善事其主待之甚厚尋署爲元帥府都押牙權知鄜州留後天祐元年正月己酉帝發自大梁西赴河中京師聞之爲之震懼是時將議迎駕東幸洛陽慮唐室大臣異議帝乃密令護駕都指揮使朱友諒矯昭宗命收宰相崔胤京兆尹鄭元規等殺之案歐陽史云遣朱友謙殺胤于京師其與友倫擊鞠者皆殺之據薛史則殺崔胤者乃友諒非友謙也歐陽史家人傳亦作友諒與梁本紀不同曾三異嘗校正其誤又邠岐兵士侵逼京畿帝因是上表堅請昭宗幸洛昭宗不得已而從之帝乃率諸道丁匠財力同構洛陽宮不數月而成二月乙亥昭宗駐蹕于陝帝自河中來覲謁

見行營因灑涕而言曰李茂貞等竊謀禍亂將迫乘輿老臣無狀請陛下東遷爲社稷大計也昭宗命延于寢室見何皇后面賜酒器及衣物何后謂帝曰此後大家夫婦委身于全忠矣因欷歔泣下後數日帝開宴于陝之私第請駕臨幸翼日帝辭歸洛陽昭宗開內宴時有宮人與昭宗附耳而語韓建躡帝之足帝遽出以爲圖己因連上章請車駕幸洛三月丁未昭宗制以帝兼判左右神策及六軍諸衛事是時昭宗累遣中使及內夫人傳宣謂帝曰皇后方在草蓐未任就路欲以十月幸洛帝以陝州小藩非萬乘久留之地期以四月內東幸

閏月丁酉昭宗發自陝郡壬寅次于穀水是時昭宗左右唯小黃門及打毬供奉內園小兒二百餘人帝猶忌之是日密令醫官許昭遠告變乃設饌于別幄召而盡殺之皆坑于幕下先是選二百餘人形貌大小一如內園人物之狀至是使一人擒二人縊于坑所即蒙其衣及戎具自飾昭宗初不能辨久而方察自是昭宗左右前後皆梁人矣甲辰車駕至洛都（十國春秋吳世家二月丁己唐帝遣間使以絹詔告難于我及西川河東等令糾率藩鎮以圖匡復詔有云朕至洛陽則爲全忠所幽閉詔敕皆出其手朕意不得復通矣）帝與宰相百官導駕入宮乙卯昭宗以帝爲宣武宣義護國忠武四鎮節度使時帝請以鄆州授張

全義故有此命五月丙寅昭宗宴羣臣曰昨來御樓前一夜亡失赦書賴梁王收得副本不然誤事宰執不得無過矣是日宴次昭宗入內召帝于內殿曲宴帝不測其事不敢奉詔又曰卿不欲來卽令敬翔入來帝密遣翔出乃止己已奉辭東歸乙亥至大梁六月帝遣都將朱友裕率師討邠州節度使楊崇本叛故也癸丑帝西征遂朝于洛陽七月甲子昭宗宴帝于文思鞠場乙丑帝發東都壬申至河中八月壬寅昭宗遇弑于大內遣制以輝王柷爲嗣乙已帝自河中引軍而西癸丑次于永壽邠軍不出九月辛未班師十月癸巳至洛陽詣西

內臨于梓宮前祗見于嗣君辛丑制以案原本有闕文帝至自西征十一月辛酉光州遣使來求援時光州歸款于帝尋爲淮人所攻故來乞師戊寅帝南征渡淮次于霍丘大掠廬壽之境淮人乃棄光州而去二年正月庚申進攻壽州壽人堅壁不出丁亥帝自霍丘班師二月辛卯帝至自南征甲午青州節度使王師範至大梁帝待以賓禮尋表授河陽節度使七月辛酉天子賜帝迎鑾紀功碑樹于洛陽庚午遣大將軍楊師厚率前軍討趙匡凝于襄州辛未帝南征表趙匡凝罪狀削奪官爵案舊唐書八月丁未制削奪荆襄節度使趙匡凝在身官爵十一月削奪荆南留後趙匡凝官爵蓋匡凝官爵因全忠表

奏而削奪匡明官爵至奔蜀後始追奪也八月楊師厚進收唐鄧復郢隨均房等七州帝駐軍漢江北自循江干經度濟師之所九月甲子師厚於陰谷江口造梁以濟師趙匡凝率兵二萬振于江濱師厚麾兵進擊襄人大敗殺萬餘衆乙丑趙匡凝焚其舟率親軍載輕舸沿漢而遁丙寅帝濟江至中流舟壞將没數四比及岸舟沉是日入襄城帝因周視府署其帑藏悉空唯于西廡下有一亭窗戸儼然扃鎖甚密遂令破鎖啟扉中有一大匱緘鐍甚至又令破其匱內有金銀數百錠帝因歎曰亂兵既入公私財貨固無孑遺矣此帑當有陰物主之不令常人所得俟

我以有之邪遂以百餘錠賜楊師厚襲荆州留後趙匡明棄城上峽奔蜀荆襄二州平帝以都將賀瓌權領荆州楊師厚權領襄州仍表其事十月丙戌朔天子以帝爲諸道兵馬元帥辛卯帝自襄州引軍由光州路趨淮南將發敬翔切諫請班師以全軍勢帝不聽壬辰次于棗陽遇大雨頗阻師行之勢軍至壽春壽春人堅壁清野以待帝帝乃還舍于正陽十一月丙辰大軍北濟十國春秋柴再用抄其後軍斬首三千級獲輜重萬計帝至汝陰深悔淮南之行躁煩尤甚師友雜志朱全忠嘗與僚佐及遊客坐于大柳之下全忠獨言曰此樹宜爲車轂衆莫應有遊客數人起應曰宜爲車轂全忠勃然厲聲曰書生輩好順口玩人皆此類也車須用夾轂柳木豈可爲之顧左

右日尚何待左右數十人捽言爲車轂者悉撲殺之丁卯帝至自南征辛巳天子
命帝爲相國總百揆以宣武宣義天平護國天雄武順
佑國河陽義武昭義保義武昭武定泰甯平盧匡國武
甯忠義荆南等二十一道爲魏國案以二十一道爲魏國薛史止載十九道
據舊唐書尚有忠武鎮國二道薛史闕載進封帝爲魏王入朝不趨劍履上
殿贊拜不名兼備九錫之命癸未唐中書門下奏中書
印已送相國中書公事權用中書省印甲申中書門下
奏天下州縣名與相國魏王家諱同者請易之十二月
乙酉朔帝讓相國魏王九錫之命丙戌京百司各差官
齎本司須知孔目並印赴魏國送納甲午天子以帝堅

讓九錫之命乃命宰相柳燦來使且述揖讓之意焉丁酉帝又讓九錫之命詔畧曰但以鴻名難掩懿實須彰宜且徇于奏陳未便行於典册又改諸道兵馬元帥爲天下兵馬元帥是時帝以唐朝百官服飾多闕乃製造逐色衣服請朝廷等第賜之其所給俸錢仍請自來年正月全支三年正月幽滄稱兵將寇于魏魏人來乞師且以牙軍驕悍謀欲誅之遣親吏臧延範密告于帝帝陰許之乙丑北征先是帝之愛女適羅氏是月卒于鄴城因以兵杖數千事實于槖中遣客將馬嗣勳領長直軍千人雜以工匠丁夫肩其槖而入于魏聲言爲帝女

設祭魏人信而不疑庚午夜嗣勲率其衆與羅紹威親
軍數百人同攻牙軍遲明盡殺之死者七千餘人洎于
嬰孺亦無留者是日帝次于内黄聞之馳騎至魏時魏
之大軍方與帝軍同伐滄州聞牙軍之死即時奔還帝
之軍追及歴亭殺賊幾千餘衆乃擁大將史仁遇保于
高唐帝遣兵圍之是月天子詔河南尹張全義部署修
制相國魏王法物三月甲寅天子命帝總判鹽鐵度支
戸部等三司事帝再上章切讓之乃止四月癸未攻下
高唐軍民無少長皆殺之生擒逆首史仁遇以獻帝支
解之未幾又攻下澶博貝衞等州皆爲魏軍殘黨所據

故也是時晉人圍邢州刺史牛存節堅壁固守帝遣符道昭帥師救之晉人乃遁去五月帝畧地于洺州旣而復入于魏七月己未自魏班師案通鑑考異引編遺錄作七月癸未上起兵離魏都七月壬子朔無癸未編遺錄誤也今考癸未乃己未傳寫之誤是日收復相州自是魏境悉平壬申帝歸自魏八月甲辰以滄州未平復命北征冊府元龜卷一百八十七九月丁未營于長蘆一夕帝夢白龍附於兩肩左右瞻顧可畏恍然驚寤永樂大典卷一萬五千二百七十

十月辛巳邠州楊崇本以鳳翔邠甯涇鄜秦隴之眾合五六萬來寇屯于美原列十五寨其勢甚盛帝命同州節度使劉知俊都將康懷英帥師禦之知俊等大破邠

寇殺二萬餘眾奪馬三千餘匹擒其列校百餘人楊崇本胡章僅以身免案新唐書九月乙亥匡國軍節度使劉知俊陷坊州十月辛巳楊崇本戰于美原敗績與薛史互有詳畧十一月庚戌懷英乘勝進軍遂收鄜州

十二月乙丑帝以文武常參官每月一五九日赴朝奏請備廊飡詔從之遂自長蘆班師案以上疑有闕文據舊唐書哀帝紀戊辰李克用與幽州之眾同攻潞州全忠守將丁會以澤潞降太原克用以其子嗣昭為留後甲戌全忠燒長蘆營旋軍聞潞州陷故也以寨內糗糧山積帝命焚之滄帥劉守文以城中絕食因致書于帝乞留餘糧以救饑民帝為留十餘囷以與之冊府元龜卷一百八十七　案容齋續筆滄州還師悉焚諸營資糧在舟中者鑿而沉之劉守文遺全忠書曰城中數萬口不食數月矣與其焚之為煙沉之為泥願乞其所餘以救之全忠為之

留數囷滄人賴以濟洪氏所述與册府元龜畧同惟留十餘囷與留數囷微異

舊五代史卷二終

舊五代史卷二攷證

梁太祖紀二磁州刺史袁奉滔　磁州原本訛作惠州今據新唐書及通鑑改正

隨州刺史趙匡琳　趙匡琳原本沿宋諱作趙琳今據新唐書增匡字

願錄其孥　案錄原本訛戮今參攷通鑑及北夢瑣言據文改正

華州留後李存審　案李存審三字疑有舛誤攷王師範傳作崔允在華州

昭宗御延喜樓送之　案喜原本訛熹今據通鑑改正

武昭武定泰盜平盧匡國　案武昭原本脫武字匡國沿宋諱作章國今據歐陽史增改

舊五代史卷二攷證

舊五代史卷三

宋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薛居正等撰

太祖紀第三　梁書三

開平元年正月丁亥帝迴自長蘆次于魏州節度使羅紹威以帝迴軍慮有不測之患由是供億甚至因密以天人之望切陳之帝雖拒而不納然心德之（册府元龜卷一百八十七）壬寅帝至自長蘆是日有慶雲覆于府署之上（册府元龜卷二百三）甲辰天子遣御史大夫薛貽矩來傳禪代之意（永樂大典卷五千一百四十九）貽矩請帝陳北面之禮帝揖之升階貽矩曰殿下功德及人三靈所卜已定皇帝方議裁詔行舜

禹之事臣安敢違旣而拜伏于砌下帝側躬以避之册府元龜卷一百八十七二月戊申帝之家廟棟間有五色芝生焉狀若芙蓉紫煙蒙護數日不散又是月家廟第一室神主上有五色衣自然而生識者知梁運之興矣永樂大典卷一萬七千一百六十七唐乾符中木星入南斗數夕不退諸道都統晉國公王鐸觀之問諸知星者吉凶安在咸曰金火土犯斗卽爲災唯木當爲福耳或亦然之時有術士邊岡者洞曉天文博通陰陽曆數之妙窮天下之奇秘有先見之明雖京房管輅不能過也鐸召而質之岡曰惟木爲福神當以帝王占之然則非福于今必當有驗于後未

敢言之請他日證其所驗一日又密召罔因堅請語其詳至于三四罔辭不獲鐸乃屏去左右罔曰木星入斗帝王之兆也木在斗中朱字也以此觀之將來當有朱氏爲君者也天戒之矣且木之數三其禎也應在三紀之内乎鐸聞之不復有言（册府元龜卷二百三）天后朝有讖辭云首尾三鱗六十年兩角犢子自狂顛龍蛇相鬬血成川當時好事者解云兩角犢子牛也必有牛姓干唐祚故周子諒彈牛仙客李德裕謗牛僧孺皆以應圖讖爲辭然朱字牛下安八八卽角之象也故朱滔朱泚構喪亂之禍冀無妄之福豈知應之帝也（永樂大典卷一萬九千三百九十六）四

月唐帝御札宰相臣張文蔚等備法駕奉迎梁朝通鑑考異引薛史宋州刺史王皐進赤烏一雙又宰臣張文蔚正押傳國寶玉册金寶及文武羣官諸司儀仗法物及金吾左右二軍離鄭州丙辰達上源驛是日慶雲見册府元龜卷二百三令曰王者創業興邦立名傳世必難知而示訓從易避以便人案原本有闕文或稽其符命應彼開基之義垂諸象德之言爰考簡書求於往代周王昌發之號漢帝詢衍之文或從一德以徽稱或爲二名而更易先王令典布在縑緗寡人本名兼于二字且異帝王之號仍兼避易之難郡職縣官多須改換況宗廟不遷之業憲章百世

之規事叶典儀豈憚革易寡人今改名晃是以天意雅符于明德日光顯契于瑞文昭融萬邦理斯在是庶順昊穹之意永臻康濟之期宜令有司分告天地宗廟其舊名中外章疏不得更有廻避（冊府元龜卷二百八十二）時將受禪下教以本名二字異帝王之稱故改名（通鑑注引薛史）己未賜文武百官一百六十人本色衣一副（冊府元龜卷一百九十七）戊辰卽位制曰王者受命于天光宅四海祇事上帝寵綏下民革故鼎新諒曆數而先定創業垂統知圖籙以無差神器所歸祥符合應是以三正互用五運相生前朝廷道消中原政散瞻烏莫定失鹿難追朕經緯風雷沐浴

霜露四征七伐垂三十年糾合齊盟翼戴唐室隨山刊木罔憚胼胝投袂揮戈不遑寢處洎玄穹之所贊知唐運之不興莫諧輔漢之謀徒罄事殷之禮唐主知英華已竭算祀有終釋龜鼎以如遺推劍紱而相授朕懼德弗嗣執謙允恭避駿命于南河眷淸風于潁水而乃列嶽羣后盈廷庶官東西南北之人班白緇黃之衆謂朕功蓋上下澤被幽深宜應天以順時俾化家而爲國拒彼億兆至于再三且曰七政已齊萬幾難曠勉遵令典爰正鴻名告天地神祇建宗廟社稷顧惟涼德曷副樂推懍若履氷懷如馭朽金行啟祚玉曆建元方弘經始

之規宜布維新之令可改唐天祐四年爲開平元年國號大梁書載虞賓斯爲令範詩稱周客蓋有明文是用先封以禮後嗣宜以曹州濟陰之邑奉唐主封爲濟陰王凡曰軌儀並遵故實姬庭多士比是殷臣楚國羣材終爲晉用歷觀前載自有通規但遵故事之文勿替在公之効應是唐朝中外文武舊臣見任前資官爵一切仍舊凡百有位無易厥章陳力濟時盡瘁事我古者興王之地受命之邦集大勳有異庶方沾慶澤所宜加等故豐沛著啟祚之美穰鄧有建都之榮用壯鴻基且旌故里爰遵令典先示殊恩宜升汴州爲開封府建名東

都其東都改爲西都仍廢京兆府爲雍州佑國軍節度使五代會要四月改京兆府爲大安府長安縣爲大安縣萬年縣爲大年縣仍置佑國軍節度使額始命韓建爲佑國軍節度使是日大酺賞賜有差永樂大典卷五千一百四十九○案通鑑甲辰唐昭宣帝降御札禪位于梁以攝中書令張文蔚爲册禮使禮部尚書蘇循副之攝侍中楊涉爲押傳國寶使翰林院學士張策副之御史大夫薛貽矩爲押金寶使尚書左丞趙光逢副之帥百官備法駕詣大梁甲子張文蔚楊涉乘輅自上源驛至從册寶諸司各備儀衛鹵簿前導百官從其後至金祥殿前陳之王被袞冕即皇帝位張文蔚蘇循奉册升殿進讀楊涉張策薛貽矩趙光逢以次奉寶升殿讀已降帥百官舞蹈稱賀帝遂與文蔚等宴于元德殿帝舉酒曰朕輔政未久此皆諸公推戴之力文蔚等慙懼俯伏不能對獨蘇循薛貽矩及刑部尚書張禕盛稱帝功德宜應天順人案朱梁篡位之事薛史應爲詳載今全篇不可得見謹附錄通鑑于此

宋州刺史王皐進兩岐麥陳州袁象先進白兎一付史

館編錄兼示百官 册府元龜卷二百二 詔在京司及諸軍州縣印一例鑄換其篆文則各如舊 册府元龜卷一百九十一 辛未武安軍節度使馬殷進封楚王 册府元龜卷一百九十六 以太府卿敬翔知崇政院翔與帷幄之謀故首擢焉 永樂大典卷一萬二千一百十三 追尊四代廟號高祖嬀州府君上諡曰宣元皇帝廟號肅祖太廟第一室陵號興極陵祖妣高平縣君范氏追諡宣僖皇后皇曾祖宣惠王上諡曰光獻皇帝廟號敬祖第二室陵號永安祖妣秦國夫人楊氏追諡光孝皇后皇祖武元王上諡曰昭武皇帝廟號憲祖第三室陵號光天祖妣吳國夫人劉氏追諡昭懿皇后皇考文明皇

上謚曰文穆皇帝廟號烈祖第四室陵號咸甯皇妣晉國太夫人王氏追謚文惠皇后（冊府元龜卷一百八十九）以宣武節度副使皇子友文爲開封尹判建昌院事友文本康氏子也帝養以爲子（永樂大典卷一萬二千一百十三）是月制宮殿門及都門名額正殿爲崇元殿東殿爲元德殿內殿爲金祥殿萬歲堂爲萬歲殿門如殿名（冊府元龜卷一百八十六）帝自謂以金德王又以福建上獻鸚鵡諸州相繼上白烏白兎洎白蓮之合蔕者以爲金行應運之兆故名殿曰金祥（通鑑注引薛史）以大內正門爲元化門皇牆南門爲建國門滴漏門爲啟運門下馬門爲升龍門元德殿前門爲崇明門

正殿東門爲金烏門西門爲玉兔門正衙東門爲崇禮門東偏門爲銀臺門宴堂門爲德陽門天王門爲賓天門皇牆東門爲寬仁門浚儀門爲厚載門皇牆西門爲神獸門望京門爲金鳳門宋門爲觀化門尉氏門爲高明門鄭門爲開明門梁門爲乾象門酸棗門爲興和門封丘門爲含耀門曹門爲建陽門升開封浚儀爲赤縣尉氏封丘雍丘陳留爲畿縣永樂大典卷三千五百二十〇五代會要四月改左右長直爲左右龍虎軍左右內衙爲左右羽林軍左右堅銳夾馬突將爲左右神武軍左右親隨軍將馬軍爲左右龍驤軍五月以唐朝宰相張文蔚楊涉並爲門下侍郎平章事以御史大夫薛貽矩爲中書侍郎平章事册府元龜

（卷一百九十九）帝初受禪，求理尤切，委宰臣搜訪賢良，或有在下位抱負器業久不得伸者，特加擢用；有明政理得失之道、規救時病者，可陳章疏，當親鑒擇，利害施行；然後賞以爵秩。有晦跡邱園不求聞達者，令彼長吏備禮邀致，冀無遺逸之恨。（册府元龜卷二百一十）進封河南尹兼河陽節度使張全義爲魏王，兩浙節度使錢鏐進封吳越王。（册府元龜卷一百九十六）辛巳，有司奏以降誕之日爲大明節，休假前後各一日。（永樂大典卷一萬六千一百八十七）壬午，保義軍節度使朱友謙進百官衣二百副。（册府元龜卷一百六十七）乙酉，立皇兄全昱爲廣王，皇子友文爲博王，友珪爲郢王，友璋爲福王，友雍

爲賀王友嶶爲建王（永樂大典卷一萬六千六百二十八○歐陽史封姪友諒衡王友能惠王友誨邵王友）辛卯以東都舊第爲建昌宮改判建昌宮事爲建昌院使（永樂大典卷一萬二千一百十三）初帝創業之時以四鎭兵馬倉庫籍繁因總置建昌院以領之至是改爲宮蓋重其事也（通鑑注引薛史）甲午詔天下管屬及州縣官名犯廟諱者各宜改換城門郎改爲門局郎茂州改爲汶州桂州慕化縣改爲歸化縣潘州茂名縣改爲越裳縣（册府元龜卷一百八十九　案魏泰東軒筆錄京師呼城外爲州東州西州南州北而韋城相城胙城等縣但呼韋縣相縣胙縣蓋沿梁時避諱之舊也）詔樞密院宜加爲崇政院以知院事敬翔爲院使（永樂大典卷一萬二千一百十三）改文思院爲乾文院同和院

改爲儀鸞院五代會要五月改御食使爲司膳使小馬坊使爲天驥使以西都水北宅爲大昌宮冊府元龜卷一百九十六廢雍州太清宮改西都太微宮亳州太清宮皆爲觀諸州紫極宮皆爲老君廟冊府元龜卷一百九十四泉州僧智宣自西域回進辟支佛骨及梵夾經律永樂大典卷二萬一千一百七十五丙申御元德殿宴犒諸軍使劉捍符道昭以下賜物有差是月青州許州定州三鎭節度使請開內宴各賜方物永樂大典卷一萬六千七百四十六以青州節度使韓建守司徒平章事帝以建有文武材且詳于稼穡利害軍旅之事籌度經費欲盡詢焉恩澤特異于時罕有比者隨拜爲上相賜賚甚厚冊府元龜卷一百九十九宿州刺史

王儒進白兎一　濮州刺史圖嘉禾瑞麥以進册府元龜卷二百二
廣州進奇寶名樂品類甚多河南尹張全義進開平元
年以前羨餘錢十萬貫紬六千疋綿三十萬兩仍請每
年上供定額每歲貢絹三萬疋以爲常式荆南高季昌
進瑞橘數十顆質狀百味倍勝常貢且橘當冬熟今方
仲夏時人咸異其事因稱爲瑞册府元龜卷一百六十九○五代春秋五月李思安及晉人戰于潞城思安師敗績六月幸朝元院宴召宰臣學士及諸
道入貢陪臣永樂大典卷一萬六千七百四十六巳亥帝御崇元殿內出
追尊四廟上謚號玉册寶共八副宰臣文武百官儀仗
鼓吹導引至太廟行事癸卯司天監奏日辰內有戊字

請改爲武從之冊府元龜卷一百八十九　案容齋三筆以爲戊類成字故司天詔之殊不知戊字乃避梁祖曾祖茂琳諱非以其類成字也雲谷雜記嘗辨正之今崇福侯廟碑立于開平二年正作武寅可見當時避諱之體癸亥詔以前朝官僚譴逐南荒積年未經昭雪其間有懷抱材器爲時所嫉者深負寃抑仍令錄其名姓盡復官資兼告諭諸道令津致赴闕如已亡沒並許歸葬以明恩蕩冊府元龜卷一百九十一以西都徽安門北路逼近大內宮垣兼非民便令移自榆林直趨端門之南冊府元龜卷一百九十六改耀州報恩禪院爲興國寺冊府元龜卷一百九十四馬殷奏破淮寇靜海軍節度使曲裕卒七月丙申以靜海軍行營司馬權知留後曲顥起復爲安南都護充節度

使五代會要七月敕云建國遷都俾新其制況山河之險表裏爲防今二京俱在關東以內仍以潼關隸陝州復置河潼軍使命虢州刺史兼領之其月敕改虎牢關爲軍仍置虎牢關軍使通鑑攷異引薛史已亥追尊皇妣爲皇太后永樂大典卷一萬七千二百九十六八月以潞州軍前屯師旅壁壘未收乃別議戎帥于是以亳州刺史李思安充潞州行營都統冊府元龜卷一百九十九勅朝廷之儀封冊爲重用報勳烈以隆恩榮固合親臨式光典禮舊章久缺自我復行今後每封冊大臣宜令有司備臨軒之禮永樂大典卷一萬六千七百五十一○五代會要八月敕云諸道所有軍事申奏令直至右銀臺門委客省使晝時引進尋常公事依前四方館收接甲子平明前老人星見于南極王申密州進嘉禾又有合歡榆樹並圖形以獻是月隰州

奏大甯縣至固鎮上下二百里今月八日黃河淸至十月如故冊府元龜卷二百二九月辛丑西京大內放出兩宮內人及前朝宮人任其所適冊府元龜卷一百九十五勅以近年文武官諸道奉使皆于所在分外停住踰年涉歲未聞歸闕非唯勞費州郡抑且侮慢國經臣節旣虧憲章安在自今後兩浙福建廣州南安邕容等道使到發許住一月湖南洪鄂黔桂許住二十日荆襄同雍鎮定靑滄許住十日其餘側近不過三五日凡往來道路據遠近里數日行兩驛如遇疾患及江湖阻隔委所在長吏具事由奏聞如或有違當行朝典命御史點檢糾察以儆慢官冊府

元龜卷一百九十一

魏博羅紹威二男廷望廷矩年在幼稚皆有材器帝以其藩屏勳臣之胄宜受非次之用皆擢爲郎恩命既行之後二子亦就班列紹威乃上章以齒幼未任公事乞免主印宿直從之冊府元龜卷二百一十封鎭東軍神祠爲崇福侯浙西奏道門威儀鄭章道士夏隱言焚修精志妙達希夷推諸輩流實有道業鄭章宜賜號貞一大師仍名元章隱言賜紫衣冊府元龜卷一百九十四○五代會要九月置左右天興左右廣勝軍仍以親王爲軍使十月帝以用軍未暇西幸文武百官等久居東京漸及疑訝令就便各許歸安只留韓建薛貽矩翰林學士張策韋郊杜曉中書舍人封舜卿張

哀并左右御史司天監宗正等兼要當諸司節級外其宰臣張文蔚已下文武百官並先于西京祇候（册府元龜卷二百五）庚午大明節內外臣僚各以奇貨良馬上壽故事內殿開宴召釋道二教對御談論宣旨罷之命閤門賜以香合賜宰臣佛寺行香（永樂大典卷一萬六千四百八十七）駕幸繁臺講武（永樂大典卷一萬六千八百二）癸酉御史司憲薛廷珪奏請文武百官仍舊朝參先是帝欲親征河東命朝臣先赴洛都至是緩其期乃允所奏宰臣請每月初入閤望日延英聽政永爲常式（册府元龜卷一百七十九）山南東道節度使楊師厚進納趙匡凝東第書籍先是收復襄漢帝閱其圖書至是

命師厚進焉（册府元龜卷一百九十四）廣州進獻助軍錢二十萬又進龍腦腰帶珍珠枕玳瑁香藥等（册府元龜卷一百九十七）十一月壬寅帝以征討未罷調補爲先遂命盡赦逃亡背役髡黥之人各許歸鄉里（册府元龜卷九十五）廣州進龍形通犀腰帶金托裏含稜玳瑁器百餘副香藥珍巧甚多（册府元龜卷一百九十七）廣南管內獲白鹿並圖形來獻耳有兩缺按符瑞圖鹿壽千歲變白耳一缺今驗此鹿耳有二缺其獸與色皆應金行實表嘉瑞（册府元龜卷一百六十九）十二月辛亥詔曰潞寇未平王師在野攻戰之勢難緩于寇圍飛輓之勤實勞于人力永言輟耒深用軫懷宜令長吏丁甯布告期

以兵罷之日給復賦租于是人戸聞之皆忘其倦（册府元龜）

（卷一百九十四）詔故荆南節度使守中書令上谷王周汭贈太師故武昌軍節度使兼中書令西平王杜洪贈太傅先是鄂渚再爲淮夷所侵攻圍甚急杜洪以兵食將盡繼來乞師帝料以隔越大江難以赴援兼以荆州據上游多戰艦去江夏甚邇因命汭舉舟師沿流以救之汭于是引兵東下纔及鄂界遇朗州背盟作亂乘江陵之虛縱兵襲破之俘掠且盡旣而汭士卒知之皆顧其家咸無鬬志遂爲淮冦所敗將卒潰散汭忿恚自投于江汭之本姓犯文穆皇帝廟諱至是因追贈以其系出周文

故賜姓周氏及汭兵敗之後武昌以重圍經年糧盡力困救援不至訖爲淮寇所陷載洪以送淮師遂殺之此二鎮也皆以忠貞殁于王事帝每言諸藩屏翰經綸之業必首痛汭洪之薨至是追贈之深加軫悼各以其子孫宗屬錄用焉冊府元龜卷二百一十

棣州蒲臺縣百姓王知嚴妹以亂離并失怙恃因舉哀追感自截四指以祭父母帝以遺體之重不合毀傷言念村閭何知禮教自今後所在郡縣如有截指割股不用奏聞是年諸道多奏軍人百姓割股青齊河朔尤多帝曰此若因心亦足爲孝但苟免徭役自殘肌膚欲以庇身何能療疾並宜止絕

冊府元龜卷一百九十一五代會要十二月于輝州碭山縣置崇德軍太祖榆社在碭山置使以領之始命朱彥讓爲軍使

舊五代史卷三終

舊五代史卷三攷證

梁太祖紀三節度使羅紹威　紹威原本作昭威今據歐陽史改

判建昌院事　案原本脫昌字今增

以青州節度使韓建守司徒平章事　青原本訛作清今改正

已亥追尊皇妣爲皇太后　案長曆七月不得有已亥今攷通鑑亦作七月已亥當是引薛史原文今仍之

是日隰州奏大寗縣至固鎮上下二百里　案是書前後多作李固鎮疑原本有脫字攷通鑑亦間作固鎮

蓋當時奏牘省文也今仍之

因命周汭舉舟師沿流以救之　周汭列傳作成汭本紀所稱周汭者仍當時詔誥之文耳

舊五代史卷三攷證